

关注



6月底,“中国声乐人才培养计划·大师公开课”系列公益课程的首批内容正式上线,此部分依托2019“深圳声乐季·中国声乐人才培养计划”,集结14名中外歌唱家、艺术指导、指挥家、理论家担任授课教师,多名“金钟奖”获奖选手参与一起录制,通过录制优质课程并免费分享,使教学资源被更多的声乐爱好者共享。

歌唱与人生都没有捷径

雷佳用“假小子”三个字形容自己小时候的状态,因为从小喜欢音乐又相对独立,在亲戚的建议下选择去考湖南省艺术学校,本希望能考取声乐专业学习唱歌,可惜学校当年并不招收声乐专业学生。

“适合作品的声音才是最好的”

——访歌唱家雷佳 □姜悦



正是因为受益于诸多帮助与指点,雷佳有了做“深圳声乐季”这样一个平台的初衷。在她看来,目前中国声乐方面的培养活动与比赛尚处于起步阶段,以更加多元、更加高效的方式进行中国声乐建设,为中国声乐人才服务,是未来需要通过不断地摸索和长期实践去逐步解决的问题。

得到是幸运 给予是快乐

第一年声乐季组委会通过微信公众号向全国发布招募消息后,收到报名及咨询邮件2400余封。面临庞大复杂的学员选拔工作,雷佳回忆称工作人员都是一手动建档、逐一回复的。由于大家的热情,原定的35名学员后来增加到40名。

“深圳声乐季”整个活动中,组委会承担了全部学员的学习与所有的差旅费用,并且邀请了国内外顶尖专家进行指导。

已90岁的郭兰英前来讲课助阵,她常念叨着:“年轻人,我的东西都在这里,你们来拿呀。”此外,雷佳也在采访中提到:“正是因为有郭兰英等老前辈的支持,才使得40名学员被多位老师共同指点的教学形式成为可能,这种集中上课的模式优质高效,令不同老师的优点迅速凝聚到一个学生身上。”

建立更完善的“中国声乐人才培养体系”

雷佳受益于传统文化也抱有感恩生活的态度,希望传递更多声乐知识与艺术之美回馈社会。采访中,她回忆起早前到云南采风时,和一位老奶奶攀谈起来,老人家了解到雷

佳想向大众传递更多民族民歌艺术,二话不说把自己的一条裙子送给了她。在雷佳看来这不仅仅是一份“礼物”,更像是一种寄托与责任。

“五十个星座五十六支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感慨于民间文化的纯粹与朴实,采访中雷佳表达了自己对民族歌曲的深情,提到自己多次演唱过的《五十个民族五十六朵花》。这首歌几乎每个人都会唱,歌词简单质朴,却将我们国家的民族文化、历史进程与人文风貌全部融入其中。

在贵州省从江县城北面有个极具盛名的“侗歌窝”,名叫小黄村。潘娅银花老奶奶是小黄村的一名歌唱教师,一教就是48年。她不仅能熟唱300多首侗歌,也获得了数百项荣誉,是村子里唯一一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歌的代表传承人。雷佳演唱的侗族民歌《夏蝉之歌》中,有一段深刻美好的寓意:“自己唱歌的声韵虽然不及自然间的蝉声美好,但生活让人充满激情。”

随着社会文化生活的不断发展,各类音乐节、艺术类赛事层出不穷,雷佳希望能借由“深圳声乐季”这样的平台,把学员范围再扩大,让学习的过程真正实现交流、形成互助,促进中国声乐艺术的蓬勃发展。“深圳声乐季”的授课方式不仅有利于歌唱艺术的提升,更拉近了人与人之间心的距离,使得这份公益之爱得以传递下去。

早前参加音乐剧《欢乐颂》时,雷佳与王俊凯两人之间的合作受到诸多年轻观众的好评。“这样的机会不仅难得,还十分有意义。现在的年轻人生活节奏快,面对的信息量巨大,选择也更多,因此更要有自己的热爱与坚持。”雷佳说。正是由于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并喜爱音乐,她才认为创办“深圳声乐季”这样的交流平台更有社会意义,一方面能提高歌唱技巧,另一方面能培养更多德艺双馨的人才,不仅专业方面互帮互助,还能传递更多的社会责任感,促进中国声乐艺术的发展壮大。

如今,第二届“深圳声乐季”在去年的基础之上,项目在广度和深度上均有一定程度的扩展,不仅专家团队进一步扩大,也计划再录制30集课程,并继续免费与声乐爱好者分享。去年,借由声乐季活动组成的“中国声乐轻骑兵”赴江西寻乌、湖南安化演出,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今年将有更多的力量注入基层,特别是到脱贫攻坚困难的“三区三州”地区开展公益演出、音乐支教、山村合唱团等系列培训,普及学生的音乐知识,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继续传递“深圳声乐季”的公益大爱。

书林漫步

2017年7月,在梅兰芳纪念馆举办的“另一个梅兰芳——梅兰芳绘画展暨梅兰芳绘画与表演艺术研讨会”上见到蒋华与蒋沈哈洋父女,并听了他们的发言。蒋氏父女都是书画研究者,他们又是梅兰芳先生的故乡泰州人,他们带着真挚的乡情又有专业深度的发言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梅兰芳先生工于书画,其在书画上的造诣对其表演艺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是大家公认的,但他在书画方面经过了怎样的过程,其书画艺术到底达到了怎样的高度,尚未见有全面系统的论述。蒋氏父女在这方面下了实实在在的功夫。他们努力搜集收藏在各处的资料,详细梳理了梅先生在各个阶段所拜的画家老师及授业情况,梅先生不但如在梨园界那样谦逊地行弟子之礼,而且认真地按老师的指导去做。

书中列举了梅兰芳与梁启超、李释戡、罗瘿公、冯幼伟、吴昌硕、于右任、齐白石、王梦白、陈师曾、徐悲鸿等数十位文化名人和书画家交往,他们之间不是一般的应酬,而是真正谈学习、谈修养,这有信札和书画作品为证。仅以住在南通的文化名人张謇为例,他曾多次给梅兰芳写信谈学习书画问题。“字法可请教于瘦公,每日可学小楷一百字,真、行皆可,勿太胆小。”

梅兰芳的书法、人物画(佛像、仕女)、花鸟画各有师承,都非常重视传统。该书认为,梅先生的书法源于“帖学”传统,根抵钟繇、王羲之,出入晋、唐、明、清,又受清代碑学影响。注重临古功夫,入帖而不为所缚,该书通过对梅先生用笔、结字等方面特点的分析,论述了他对魏晋南北朝书风的传承以及对古代书法名家技法的融合。

梅先生喜画佛像、仕女及花鸟,不是由于一般的兴趣,而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蒋先生父女认真搜集、详细罗列了梅先生收藏这些题材古代画作的目录,强调梅先生用心鉴赏、学习这些作品,可以看出他对佛教文化的境界和花鸟鱼虫所体现的自然之美都有深刻的领悟。而为了画好这些题材的作品,他又特别认真地向当代最擅长画这类作品的画家学习。因

只有「这一个梅兰芳」

——读《梅兰芳书画艺术研究》 □安葵

此他的作品能体现中国画的美学精神,受到当代画家和文化人的高度评价。周瘦鹃题诗:“画得梅花兼画骨,独标劲节傲群伦”。刘海粟说:“晚华画松,格调高洁,铁影横绝,针叶苍润,得文人画神髓。”“写兰挥笔如剑,刚健婀娜,韵致洒脱。”“作牡丹、菊、樱桃、葡萄、小鸟,端端正正,不吝以笔墨之巧取胜。”

由此我想到,现在称赞梅先生书画艺术的还主要是戏曲界,是把他当成梅先生重视艺术修养来看的;书画界虽有如上述名人的高度评价,但一般不会把梅先生作为书画家对待的。其原因固然在于刘海粟所说“画名为戏所掩”,但通过该书的论述,我们可以为梅先生在书画史上正式地争一席之地。文人画历来为史家所重视,而梅先生的作品证明,“艺人画”也有自己的特色。该书认为,由于梅先生曾成功地演出过洛神和天女等人物,所以他画的洛神和天女等人物画就颇有韵味,更为传神。梅先生在书画上的成就丰富了书画史的内容。

当然梅先生首先是表演艺术家,所以研究梅先生学习书画对他表演艺术的影响还是主要课题。该书辟有专章论述了“梅兰芳书画与演艺关系研究及对后世影响”,重点分析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从形式上,他的表演和化妆吸收书画在色彩、构图等方面的创造,使舞台形象更为完美;二是学习书画家认真观察生活、积累生活体验的态度;三是看画而产生创作的冲动,如他看到《散花图》特别是天女的风带使他产生了自己要舞动的念头;四是他认为广泛学习,可以避免孤陋寡闻,才能善于分辨精粗美恶。我认为这几都非常重要。我曾在2017年那次研讨会的发言中说:“我们熟知梅兰芳是伟大的表演艺术家,今天又看到他是一位画家,确实是‘另一个梅兰芳’;但当我们把他的绘画与他的表演联系起来看时,又觉得是‘同一个梅兰芳’。会画画、写字的演员不只梅兰芳一人,但像梅兰芳这样把绘画美学深入融入到戏曲表演之中的是为数不多的。”

“跨界研究”有助于对“这一个”梅兰芳的深入研究。可以说,该书是这方面的一项重要成果,同时也启示我们应该运用这种方法继续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求疵篇

言过其实易于误导

□史震己

《早安京剧》系列公众号一个十分高调的标题《帮助您解决梅派唱词中一些字的读音问题》吸引了我,点开一看,它是在推荐梅一樵先生的文章。叫它“文章”,姑妄称之而已,实则它连个标题都没有,只是列出梅派剧目《太真外传》的一段唱词,并将其中的尖字、上口字逐一指出,且加注了汉语拼音。梅派剧目甚多,唱段无数,即使你的注音完全正确无误,也只能“解决”这一段唱词的读音问题,如何能“解决”梅派“所有唱段中的字音问题?有的票友甚至留言说,这篇“文章”“为更正确地学习梅派的唱段发音,给予了范本,实在是言之过矣。另外,这篇“文章”还强调了梅派剧目《西施》《凤还巢》《天女散花》《生死恨》《洛神》等剧目中个别较生僻字的正确读音,如“靡”读xie,不读die,“螭”读chi,不读li,“稿”读hao,不读gao等,不过这与前述尖字、上口字已毫无关系。

实事求是地讲,作者给这段唱词中尖字的注音是正确的,对戏迷票友学习这段唱时掌握正确读音无疑会有所帮助,但他对尖字

的解释以及对某些上口字的注音是存在失当之处的。

首先,对某些尖字,他只指出它是尖字,加拼音,而对“清”和“靖”则说:“清,湖广尖字,cin”,“靖,湖广尖字,zin”。这就涉及到京剧尖字团的来源问题。难道他认为京剧中的尖字有的来源于湖广音,有的另有来源?京剧中分尖团,是由产生于江苏的昆曲继承来的,吴音是分尖团的,而湖广音(鄂音)是不分尖团的,京剧中的尖音是不可能来自湖广音的。

其次,作者认为,“定乘城星宁平影庭”等字是上口字,来源于湖广音,其ng韵尾全部改为n韵尾,这也是正确的。但是,京剧中的上口字,主要来自“中州韵”,其次才是鄂、皖、苏音。罗常培先生1935年就对照《中原音韵》(中州韵)归纳出11项京剧上口字的音韵条例(《京剧中的几个音韵问题》),看来作者对此并不了解,他对“日”和“祝”二字的注音错误就出现在这里。

“日”字他注音为riei,完全错误。试问,汉语中哪有ie的韵母?“日”这样标音,“知”、“吃”、“世”岂不都要标成zhie,chie,shie了?“日”字中州韵属[ʃ]母(今演变为r)[i]韵,故罗先生标为[ʃ,i](ri)。

“祝”他的说明是“zhu,上口鱼收尾”,简直不知所云。罗先生说:《中原音韵》里的舌尖后音zh chī sh r四母字,北京话读zhu chu shu ru,在戏剧中应读zhū chū shū rǔ,音转为[ʈʂu][ʈʂu][ʈʂu][ʈʂu]。不用国际音标,只有汉语拼音是标不出这样的读音的。

北京人艺新剧《阳光下的葡萄干》9月首演

在经过了大半年的筹备后,北京人艺年度首部新戏《阳光下的葡萄干》将于9月1日登上首都剧场的舞台。该剧由美国剧作家洛伦·汉斯贝瑞编剧,英达执导,王茜华、金汉、徐菁遥、徐岑子、张福元等主演。由于疫情,剧组年初的排练计划被打破,但是全体主创通过网络等形式,在线上研读剧本、分析人物、对词,为排演做好了准备工作。

此次回归人艺舞台的英达,虽然成名于情景喜剧,但却是土生土长的人艺人。此番用一部世界名剧《阳光下的葡萄干》来回归舞台,既是英达对人艺舞台的致敬,也是对这部作品的翻译者、北京人艺演员、自己的母亲吴世良的纪念。虽然是一部现实主义味道十足的拷问人心的作品,但英达有着自己独特的解读方式,力求发掘其深刻的幽默内核,“要把不是喜剧的戏排成喜剧”,“英达导一部戏,最后没让观众笑,那就证明没排好。”

首届「大巴山文艺推优工程」启动

8月11日,由《中国艺术报》社、中共巴中市市委宣传部主办,巴中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巴中市文联、巴中市作协承办的“大巴山文艺推优工程”在京正式启动。活动将面向全国各级各类文艺团体(单位)和个人,广泛遴选反映大巴区域题材、体现大巴区域元素的优秀原创作品,以共同深入挖掘巴国故地优秀历史文化资源和精神内涵,进一步推动大巴区域文化交流和传播。

据悉,本届推优工程选送作品必须是创作于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在市(州)级及以上展演、评比中获奖或在市(州)级以上媒介公开发表、出版、展览、演出、上映、播出的文艺作品,包括戏剧、曲艺、音乐、舞蹈、美术、书法、摄影、诗歌、散文、小说(含报告文学)、文艺评论、民间文艺、电影电视,共计13个文艺类别。参评作品必须符合我国宪法和法律精神,符合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的创作标准,立场坚定、导向正确,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征稿截止后,主办单位将组织专家、学者进行评审,每个类别评选1至5件入围优秀作品,经公示无异议后,最终确定的优秀作品将获得相应的资金支持及多媒体平台的推介展示等,并于第八届巴人文化艺术节上获颁优秀作品证书。(路斐斐)